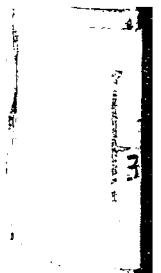


指令的官揮指



著原柯連西華
寫改旭一陸

物讀童兒・年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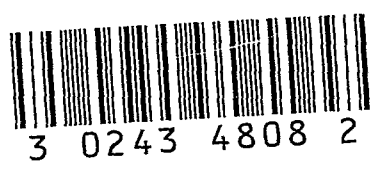
指令的官揮指

著原柯連西華・聯蘇

寫改旭 一 陸

行印司公書圖下天

359
351-1



目 錄

蓋拉的錯誤.....一

「爺爺走了運」.....一四

指揮官的命令.....三一

阿赫和他的生活計劃.....四一

西瓜.....七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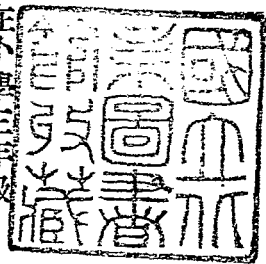
96084

蓋拉的錯誤

蓋拉生得眼睛俏皮，長睫毛，大耳朵。他在小學三年級

念書，在暑假以前還是二年級生，和他的級任老師謝娜很要好，只要她一進教室，蓋拉立刻覺得精神暢快起來。那位級任老師是個年輕的女教員，有褐色的眼睛，聲音清脆，態度和藹。她知道這個男孩是沒有父母的，所以也特別憐愛他。

當時蓋拉住在他孀母的家裏，孀母在牛奶場做工，每天一大早就走出去，晚上很遲才回來。這使蓋拉在家裏覺得非常寂寞，常常總拿着書到謝娜家裏去。她在批改學生的練習本，蓋拉就坐在她對面用心做習題。有時謝娜走到他跟前，用她溫暖柔嫩的手，摸摸他的頭，從他肩後探過頭來看看他



寫的本子。多麼和愛呀，蓋拉老想把自己的臉頰去俯貼在她的
手上。

在學校上學期課程完畢以後，謝娜動身到她丈夫的部隊
駐在地去了。這幸福的日子也就中斷。蓋拉很想念她，也曾
寫過一封信，但沒有寄走，因為他不知道她的地址，又沒有
想到去學校問問。

九月一日清早，蓋拉勁勁頭頭的刷亮了皮鞋，換上新的
小褂去上學。他猜想謝娜一定已經回來，並且這時正在教員
休息室裏等着打鈴上課了。

在三年級甲班的教室門口，聚滿了蓋拉的同班同學，噉
噉噉說着話，鬧着，玩着，跳着，就像一羣小麻雀。一個
圓臉蛋，氣色紅潤，體格胖胖，不很年輕的女子，走到他們
的面前來，要他們排隊預備進教室。當上課鈴響得熱鬧的時

候，學生們一個個列隊走進教室去，剛一進門，立刻就各自撲到自己所喜歡的位置上去搶佔了。那個女子也跟了他們進來，她站到講台前去向大家說：

『我是你們的級任，我叫安娜。』

蓋拉以爲一定是她走錯了教室，就站起來說：

『不對，我們的級任是謝娜！』

安娜望了蓋拉一眼，解釋道：

『謝娜已經不在學校了，她現在當了看護，在前線行營醫院裏工作。』

這種突如其來的話，真使得蓋拉太不高興了；而且太不可以相信了。可是怎麼也沒有用，教室裏實實在在站着的不
是謝娜，而是安娜。於是他氣鼓鼓的說：

『那末，你爲什麼不到前線去！』

安娜停了口，嚴厲的向他看看，像要責備他，但立刻又微笑了一下，溫溫和和的說：

『醫傷果然要緊，教育小朋友也很重要呀！』末後又添了一句：『如果需要的話，我也要去。』

可是，蓋拉說什麼也不喜歡她。從這一天起，他完全變了：也不肯溫習功課，儘在教室裏胡鬧，回答老師問題的時候，也是冒冒失失的。他總是拿這個級任的這樣那樣，一處一處和謝娜對比，他覺得她不愛學生，而且又胆小不敢上前線……總之，沒有一樣及得上謝娜，因此他討厭她，看不起她，於是愈鬧愈兇，一直鬧到安娜去告訴校長，結果蓋拉從三年級的甲班調到乙班去了。

戰事意外的到了這個村子。先來的是一架德國飛機，它

『轟隆』，『轟隆』的在天上繞了幾個圈以後，就降低了放下一個光亮的東西來。正是這個時候，蓋拉從學校回家，忽然，好像有什麼東西推到我的胸脯上，他摔倒了。同時聽得『轟』的一聲，就像大風把鐵房蓋颳到地上的響聲。他在地面上躺了半晌沒有敢動，後來頭上沒有聲音了，他忽的跳起身來，抓起一塊石頭，就向飛走的飛機狠狠的丟過去。

晚上，蓋拉很早就躺下，可再也睡不着，黑暗裏只聽得村莊後邊『噠噠噠』，『噠噠噠』一陣陣的機關槍聲，一會兒，又聽見房子上空德國飛機『轟隆』，『轟隆』，像個怪物在怒吼似的。

到清早，蓋拉跑到街上，看見一個穿灰綠色大衣的德國鬼子，手裏抓了一隻拼命掙扎着的大母雞，他一隻手抓住雞腿，另外一隻手去抓煽動着的雞翅膀，可是老抓不着。

那天晚上，蓋拉的孀母吻了吻蓋拉的臉頰，叫他好好守着屋子，說完以後，就皺起眉頭走了出去，從此再不見她回來。村裏人說：她帶着養牛場六隻牛走了。

現在就留了蓋拉一個人，每天燒爐子，煮洋芋，豆子，刷鍋洗碗，全是獨自一個兒動手。更討厭的，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一個滿臉雀斑的瘦小德國鬼子來到屋裏，問他孀母回來沒有？並且來了總要爬房頂，鑽床底的搜查老半天，臨走的時候還把蓋拉的鼻子痛痛彈一下，裝個鬼臉，噁哩咕嚕用德國話威脅他。

冬天有一次，全村的居民都給趕到廣場上去了。在這裏，兩棵槐樹中間低低橫架着一根木杆，下面吊着村裏的鐵匠杜夫，屍首在風裏慢慢搖動，胸脯上掛着一塊板子，上面寫着：

凡是游擊隊員，或隱匿游擊隊員的人，
都要遭受到這樣的命運。

大家都低下頭，連氣也不出的站着，只有冷風吹得樹枝和木杆『吱吱』作響。忽然聽見有一個人壓着聲音哭泣，蓋拉一抬頭，看見安娜站在離他兩步遠的地方，大顆眼淚沿着臉上直掉。

有一天晚上，蓋拉躺在沒有點燈的房裏，睜着眼睛想：他怎樣在清早悄悄的溜出村莊，順着雪路往前走，一直走到遇見從樹林裏出來一個穿皮襖，着毡靴，留着長頭髮的游擊隊員——他想游擊隊員應該這個樣子的——於是他的理想生活就開始了；他可以拿起槍去打游擊，該多麼英雄呀……想着想着，他就笑開了。可是正在這個時候，只聽見有人把結冰的玻璃窗敲得砰砰直響。嚇得蓋拉不敢喘氣，過了會兒，

又聽見打門聲，蓋拉起來把門門開了，亮閃閃的燈光直射到他的臉上。又是他，那個長雀斑的鬼子！他每次來總拿着電筒。這次在他的後面，還跟着一個高個子，長鬚鬚的德國鬼子，只聽得他催促道：

『快些開門，外邊冷得很。』

蓋拉聽得口氣很溫和，不覺放了心。退在旁邊讓他們進來。不料長鬚鬼子剛進門，就『嚓』的一鞭子，抽得蓋拉背脊上辣火火的痛。跟着他大聲喝道：

『賤東西，快說！你的孀母在什麼地方？』

另一個鬼子却鎮靜的說：

『這樣不好，最好把這小孩放在板凳上，割下他的耳朵來。』

蓋拉痛得狂叫一聲，直向門口撲奔。他記不得怎樣跑到

街上。耳朵裏迎着風，『嗡嗡』發響，背後亂哄哄起着『咄咄』的槍聲，他拚命的往前跑，一直跑到碰着一件東西，失去了知覺。當他睜開眼一看，才發覺自己躺在謝娜住過的房子跟前，現在這個房子是由安娜住了。他跳起身想要再往前走，只覺得一陣陣頭痛，不禁抱着頭呻吟一聲。立刻聽到門響，好像開門的人就站在門邊似的。在明朗的月光下，安娜走了出來。她低聲自語的說：

『真的，有人在呻吟。』

她走到小孩面前，低頭看看他的臉，不禁吃驚地『啊』的叫了一聲：

『蓋拉，原來他們開槍打你呀!!』

『是打我。』小孩回答。他馬上打算避開她，因為他還是對她討厭着。但來不及他這樣做，安娜已經把他像個小娃

似的抱了起來。她抱他進屋放在床上。蓋拉躺着不動，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安娜的一切動作。

不遠的地方有踏雪的聲音，安娜聽了一下說：

『走過去了！』

可是脚步聲跟着已到了窗戶跟前。安娜那個胖身體，忽然竟非常輕便的一下子跳到桌上，輕輕敲了敲天花板，上面立刻露出一個四四方方的洞來。她堅決，嚴肅地向蓋拉說：

『趕快上去，快點！』

外邊有人敲門，敲得很猛，很急。

『趕快！』

蓋拉跳到桌子上，由安娜托着身子，攀住了天棚的進口邊，一秒鐘後就上去了。從房裏透上來的光亮裏，他看見一張滿長鬚鬚，頭上繫繃帶的蒼白臉孔。隨後棚孔關上了，一

片漆黑，那一張臉也看不見了。蓋拉在黑暗裏躺着靜聽：門響了，一陣皮靴踏地聲，下邊高聲說起話來，聲音像敲門那樣兇狠狠的緊迫，安娜低聲鎮靜地在回答。

幾分鐘時間過得好長啊，真像過也過不完似的，好容易聽見了關門聲，下邊說話也停止了。蓋拉聽見近旁一個呼吸困難的人喘口氣說：

『走了。』

『走了。』蓋拉重複着。

暗樓的另一頭有人咳嗽了幾聲。

過了一會兒，蓋拉已在下邊桌上喝茶。這就是他從前在謝娜對面做習題的桌子，現在安娜在他對面縫東西。有時聽見上面說話的聲音，可是很低。蓋拉停止了喝茶，側着耳朵

呆呆的聽，安娜見他眼睛裏有疑問的神氣，就問他：

『你在想什麼？』

蓋拉指指天花板說：

『那裏有藥味？——』

『那有什麼？』安娜不明白他的意思說。

『你給他們醫治麼？』蓋拉問。

『是的。』

蓋拉沉默了一回兒，又小心的問：

『他們是紅軍嗎？』

『是的。』安娜簡單的回答。

『是你的親戚嗎？』

『不是，他們是在麥棚裏找着的，我就把他們扶回來藏

起來了。』

蓋拉用拳頭支着下巴，沉思了半天，斷斷續續的嘆了口氣。安娜和藹的向他笑了笑說：

『又想什麼了？』

蓋拉把頭一轉，不好意思的低聲說：

『沒有想什麼，隨便想想。』

安娜放下了針線，走到蓋拉的面前抱抱他，蓋拉本想躲開，却不自覺地把臉偎了安娜的胸口輕輕的說：

『等把德國鬼子打出去了，我再到三年級甲班去跟你念書好不好？』

安娜撫愛地微笑着，她覺得蓋拉的頭更靠得她緊了。

「爺爺走了運」

我的爺爺右手給德國鬼子砍斷了，另外用鐵鉤做了一隻假手，並且兩條腿不一樣長短，走路來有點跛腳。他在集體農莊當看園的，園子離我們的村子有五公里。我常到那裏去，不是給爺爺送油炸角子去；就是去隨便玩玩，有時晚上還住在那裏。爺爺有個很好的茅棚，裏面放滿了裝着蘋果的箱子。爺爺放上一些新鮮的乾草，上邊再好好鋪上鋪蓋，我就睡在上邊。蘋果氣味香甜甜的，聞的叫人口饞，連做夢都聞見這股香味。在睡覺以前，爺爺一定給我講個有趣味的故事，有時講講他自己不走運的故事，重複講過十來遍。他向來待我好，雖然我還只有十二歲，爺爺可很看得起我。

有一天，村蘇維埃給我大哥送來一張入伍的通知單，媽媽對我說：

『快去把爺爺找來，讓他老人家去送送孫子入伍吧。』我一聽說馬上就去了。一面走，一面哼哼哈哈的唱，草原上多麼好呀，空氣又新鮮，又清朗，百靈鳥在空中飛鳴，蚱蜢在割倒的麥桿上亂叫。我走到園子跟前，忽然看見草上有一個發亮的東西，拾起來一看，不由高興得叫起來：

『哎呀，一枝自來水筆！』

這枝自來水筆可真是漂亮，又黑又亮的，上邊還刻上金紋，我早就想有一枝自來水筆了，可是媽媽老不肯給我買，總說『下次』，『下次』的，這下子我可真有了。多好啊！可是玩着，玩着，我又不覺懷疑起來了：這到底是誰失掉的呢？上面有些細小的字，倒過來，順過去就是念不上來。我

想：多麼古怪的事情呵，這些字我可從來沒有見過，我是四年級生了，難到筆上幾個字還沒有見過？要不，就是外國字……。一想到『外國字』，不知怎的心裏一跳，立刻緊張起來。這時忽然聽見一陣『嘚嘚』的馬蹄聲，向路上一望，只見我們的民警騎着馬跑來了。

這下糟透了，怎麼辦呢？要給他看吧，他一定要把這枝筆送到村蘇維埃去的，那我不是就沒有了？要不給他看，上面有外國字，誰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呢？……可是這枝又黑又亮的自來水筆多好，我捨不得給他，對，我怎麼也不給他看。想着，我趕緊把自來水筆藏到口袋裏，並用手緊緊抓住它，好像它自己會逃走似的。可是，不知怎麼搞的，民警一走到我跟前，我竟又把它搯出來了。

『請你把馬停一停，你看我捨了什麼東西？』我說。

『你拾了什麼？』

『拾到一枝自來水筆，上面有字，我念不上來，是外國字！』

民警把自來水筆接過去看了一下，他說：

『那末，那些字是什麼意思？』

瞧，他多糊塗，我說我念不上來，他偏偏還要問。我生氣的說：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我若是上了五年級，也許就明白了，可是我現在還沒有上五年級，要到下學期才上哩。』

『嘻，你真行！』他說話的口氣，好像沒有上五年級是我的不是似的。說着，他就把自來水筆插進自己的口袋裏，把韁繩子一拉，跑走了。可是跑不多遠，又轉回來問：

『你的老師米小姐該會外國文吧？』

『還能不會嗎？』我說。

他再不說什麼就跑了。我也往園子裏走去。

爺爺站在茅棚跟前，用手遮着太陽光，看是什麼人向他走來。我走到他跟前說：

『爺爺你好！我來告訴你：第一件事情，大哥要去當紅軍打德國強盜了，村蘇維埃今天已經送來入伍通知單，媽媽要我來通知你；第二件……』

『已經送來了！』爺爺插進來說，他的聲音像要哭一樣的叫着。把那隻鐵鈎的手揮了一揮。我替爺爺害羞，我說：

『爲什麼要這樣？——村裏的姑娘還不哭哩！』

他搖搖頭說：

『不，別甲，——我的名字叫別甲，——我不是爲他，是可惜我自己哩，你懂嗎？因爲我不走運氣，不走運氣就怎麼

也沒有機會表現我的勇氣。有一次我到了徵募處……」

我知道他又耍來說他不走運的故事了，急忙打斷他說：

「爺爺，我明白了，你到了徵募處，於是他們說：「回家去放牛吧，你的兩腿不一般長，跛脚人對我們沒有用處，你會把全隊人的步伐弄亂了的……」因此你就沒有能夠當到兵，是不是？可是這事你已告訴我十來次了呀，最好還是問問我「第二件事情」吧！」

「那麼，什麼是第二件事情哩？」爺爺掃興的說。

「我拾到一枝自來水筆，上面還有着外國字的，可是叫民警拿去了，他在我拾到筆的地方遇見我的，於是他就拿走了。」我說着，心裏還有一點懊悔，幹什麼要給他呢？給了他，還叫他笑我。而且我有了一枝自來水筆，該多麼好呀！可是爺爺忽然精神提起來了，他急急的說：

『你說，你說，在什麼地方拾的？』

我指指園子後邊那棵老梨樹說：

『就是在那棵樹下拾的。』

爺爺想了一想說：

『大概是舊的吧，古時候的吧？』

我急忙說：

『一點也不，完全是新的，又黑又亮！』

正說完，蔭道的另一頭來了兩個男人，爺爺望了望說：

『穿着皮靴，馬褲，還提着皮包，大概城裏來的吧？』

『可不是，城裏的人都是這樣打扮的。』我說。

『這樣吧，你先躲起來，等他們走了再出來。』

我有些不願意，可是爺爺拿眼睛瞪着我，就只好走到箱子後邊去坐下，從箱子中間縫裏，我用一隻眼睛向外偷看他

們。

來的兩個人走到了跟前。一個是胖子，有鬍子，戴着眼鏡。另一個是高個子，他的眼睛像山羊的眼睛，又好像是玻璃做的。那個大胖子說：

『不錯，是一個看園子的。』他又向爺爺大聲說：『老漢，你好！』

真奇怪，爺爺向來連園裏很遠的地方落下一個蘋果的聲音都聽得見的，可是這回兒忽然變聾了。只見他用手掌罩着耳朵問：

『什——麼？』

『我問你好。』大胖子重複說。

『什——麼？』爺爺用眼睛瞅着他們。

『是個聾子。』那個胖子皺皺眉頭又大聲喊說：『這是

誰的園子？是那個村子的？」

我爺爺裝作聽不見說：

「我多大年紀？那誰知道，我記不着自己的年紀，大概有七十了，也許還要多些。」

胖子很生氣，用兩手合成筒筒的樣子，對到嘴邊喊道：

「這裏去「坡捏吉里尼科沃」有多少遠？」

「坡捏吉里尼科沃」——這個字和俄文星期一同音——是「光明之路」蘇維埃農莊從前的老名稱，原是地主庫拉金的莊院。爺爺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曾在這個莊院上因爲不肯向德國人繳糧，遭過拷打，被關在草棚裏。後來他挖了一個洞逃跑了。這個情形，他常常重複和我講的，這回爺爺又該講這段故事了。可是他向那胖子眨了眨眼說：

「離星期一有多遠？算算吧，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

期日，後天就是星期一了。』

胖子厭惡地唾了一口吐沫說：

『你這個老糊塗蟲！我是問你「坡捏吉里尼科沃」村莊離這裏遠不遠？是問那個村莊，知道嗎？』

爺爺也生氣了，他翹高了頭說：

『我說什麼咧？我說今天是星期六，明天……』

這回胖子大發脾氣，不等爺爺說完就大聲喝道：

『去你的吧！』

高個子望望他，輕慢地哼了一聲，又怪聲怪調的說：

『你真不中用！』

胖子着慌的說：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馬上會弄清楚的，請在這兒坐一回兒，我到路上去打聽打聽。他們在二十年內，把這裏

建設得連自己的老家也認不出來了。』

於是他像皮球一般滾了出去。

爺爺和高個子一聲不響地對坐了一回兒。隨後，爺爺用鐵鈎做的假手，搔了搔光頭，就恭恭敬敬的問：

『公民同志，對不起，請問你是從那裏來的？是不是從城裏來的？』

那個高個子閉着嘴，哼了一聲。

『那就是從城裏來的了。』爺爺自己點點頭。又說：

『對不起，請問你是作什麼的？丈量員嗎？』

高個子又哼了一聲。

『那就是丈量員了。』爺爺又自言自語了一句。然後露出傻裏瓜氣的神氣，更恭敬的問：

『丈量員同志，你是有學問的，我們村裏許多人胡說：

德國兵都有三米達高，這是真的嗎？」

『哼——』高個子微笑了，用力從鼻子裏放出聲音來。

爺爺有點驚奇的樣子，他又接着說：

『他們說：德國兵很厲害，什麼軍隊都擋不住它，是真的嗎？』

『哼——哼！』高個子點點頭，嘴唇也翹起了，好像要笑出來。

『原來這樣啊！』爺爺驚奇地眨了幾下眼睛，停了一會兒，顯得更笨頭笨腦的樣子說：

『人家說：希特勒的面孔很難看，難看得像一頭驢子，真的是這樣嗎？』

爺爺話沒有說完，那傢伙『吼』的一聲跳了起來。那樣子像要吃人哩！聲音叫得那麼怪，那麼難聽，我馬上猜到是

什麼狠闖進草棚來了。「德國人！」我幾乎要叫出聲來，但是爺爺好像不懂得這回事，他又用手掌罩在耳朵後邊問：

「什——麼？」

那人又照舊坐下了。眯着獠牙惡狠狠的吼着：

「哼——哼！」

爺爺全不注意這些，仍舊繼續問：

「唔，親愛的同志，我再問你一個問題。一個人很久不走運氣，可是有一天忽然走起運來，你說這是什麼道理？好比我就是一個例子，我一輩子總是想顯顯自己的勇氣，但是老沒有這個運氣。一九一八年，就像現在一樣，不要臉的德國鬼子闖進我們的烏克蘭來了。我就去打游擊，我砍掉一個德國鬼子的頭，又砍了一個，當然很走運嘍！可是第三個德國鬼子却一刀把我的手砍掉了。醫生用鐵鉤把我裝了個假

手，你瞧，按了這麼個怪東西……」說着就把鐵鉤手一直舉到高個子的鼻子跟前。

「呶，呶！」那傢伙厲聲的哼着，厭惡地轉過頭去。

爺爺忽然叫起來說：

「醫生說得對，這個鐵鉤是有用的，真的用得着了！」

高個子還來不及聽明白這話的意思，爺爺就把鐵鉤一揮，「欸」的一聲就打在他的鬚角上了。

我忍不住大喊：

「爺爺，打，打！」

「他已倒在地上不喘氣了。」爺爺用袖子擦擦額上的汗又說：「——你把提包打開，看看有些什麼東西？」

我下手打開提包，興奮得手直發抖，裏邊有起螺絲釘的鑽扭，剪電線的剪刀，以及其他等等工具。爺爺冷笑說：

『好個丈量員，狗東西！……』爺爺正要說下去，忽然聽見慌張的脚步聲，那個大胖子急急忙忙，連跑帶滾的奔進草棚來了。他氣喘喘的一邊跑一邊說：

『快些，趕快離開這裏！民警從那邊來了。』一見躺着的德國人，臉色突然變白，低聲吶吶的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爺爺睜着眼睛，鎮靜地回答說：

『就是那麼一回事，沒有什麼了不得，你的主人不過休息一下罷了。唔，庫拉金先生，你好啊！不認識我了嗎？我就是一九一八年在你老爺莊子上挨鞭子的庫切林科呀！』

胖子連連作躬打揖急聲急氣的懇求說：

『老伯伯，老伯伯！不要嚷，我給你錢，很多的錢！』
爺爺把頭一伸，像鬥牛一般猛地對着胖子衝過去，胖子

從衣袋裏掏出手槍來，對爺爺『呸』的就是一槍，哎呀，了不得！我急得直叫，大概是他手在發抖，槍子落了空。這時我和爺爺一齊撲過去按着胖子打！那邊民警在路上飛也似的奔來了。他盡力在叫：

『抓住他，抓住他！把奴連堡綁起來！』他跳下馬也參加了毆打。

把胖子綁起來以後，爺爺站起來，作一個軍人的姿勢立正向民警說：

『報告！民警同志，敵人被擊潰了，我方沒有損失。關於「奴連堡」你可弄錯了，他是以前這裏村上的地主，這個給我用鐵鉤手打昏了躺在地上的人才「奴連堡」哩。』

『不是這樣，』民警笑起來說：『——這個德國人大概有他自己的名字，至於「奴連堡」是德國一個製造鉛筆和

自來水筆的城市，你瞧，」他掏出那枝又黑又亮的自來水筆，『——這上面就寫着「奴連堡」。教員向我一說，我就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德國的自來水筆，怎麼會在草裏出來哩？一定是德國軍事破壞團到這裡失掉的，所以我立刻就趕來了。』

『對，恰好趕上了。』爺爺點點頭，然後又俏皮的說：

『可是我們也猜到了呀，難道會受騙嗎？』

我爺爺就這樣走運了。

指揮官的命令

葛里樹現在不願意留在他的故鄉了，他總是跟着營部隊伍行進；因為他是一個英勇的小游擊隊員，而且這裏已經沒有他的親人了。

全營的人都很喜歡他，特別是他的指揮官廖上尉。他們在一塊兒吃飯，在一塊兒睡覺；不過那位上尉却很少和他講話，平時也不顯得十分親熱。每逢到葛里樹說起：他在一次戰鬥經過中，差點兒落到敵人手裏去的情形，上尉總是說：

『走到前面一個城市，把你送到孤兒院去吧，跟着隊伍會被打死的！』

可是 葛里樹一聽到這個就急了，他總是頑強地搖搖頭

說：

『送到孤兒院去？……不，我不會被打死，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呀！』

上尉點點頭說：

『所以呀，你還是一個小孩，你還要去念書，你連九九表都不知道呢！』

這下子葛里樹才沒得說了。但是他皺皺眉頭，然後很有自信的說：

『九九表我可以去問中尉。打游擊才是要緊事哩！』

上尉聽了，照例是聳聳肩膀，拿眼睛向他看一眼。那眼光中充滿了父親一般的慈愛，但是他的臉孔却板得冷冷的，叫那個小隊員對他的眼光摸不着頭：究竟這位指揮官對他在想點什麼？

在夜間，葛里樹有時醒來，看見上尉坐在桌子跟前，一面寫字，一面向桌上靠軍用水壺立着的一張照片觀望。那像片在燭光下，顯出一個女人的面孔，高高的鼻子，含情的眼睛。上尉望着她，臉上表露着：在白天從來沒有過的温柔和深情的神色。快到天亮的時候，桌上的像片不見了，葛里樹看見上尉，還是白天常見的，那一張嚴肅威武的臉孔，因此常使他以為以先所見的，只是一場夢境。

而上尉在葛里樹睡夢裏，也常看見他睜開矇矓的睡眠叫着：

『媽媽！……』

他們彼此都發現了各人隱藏在心底裏的秘密。

過了兩星期，葛里樹看見執行了任務回來的紅軍戰士，

羨慕地向指揮官請求道：

『上尉同志，派我去偵察吧！我個子矮，人家打不着我的。』

上尉對他的請求，沒有回答，却把話頭轉開了。

又過了一星期，防守地區的戰事，愈來愈緊張，戰士們都挖掘了戰壕，個個人臉上顯得那麼緊張，森嚴。上尉同志更嚴厲起來，他失眠的眼睛，老是凝視着葛里樹，有一次向他說：

『明天你要去執行重要的任務！』

葛里樹高興得幾乎要叫起來，他馬上立正回答說：

『是。』

上尉在夜間不知寫了些什麼東西，早晨拿給葛里樹一封信說：

『把這封信好好收起來，馬上到車站乘火車去尋找收信的那個人，把信交給他！』

『是。』葛里樹重複立正說。

『你到那裏會得到新的任務，要盡軍人的天職去確切執行那個新命令。』

『是。』葛里樹又重複說。

上尉在房裏踱來踱去，一會兒，然後猛的轉過身來，好像下口令似的喝道：

『這次出去是長差，我們不會很快見面，但我們一定會見面的，而且又會在一塊兒。』

『是——』葛里樹最後答允一次，他沒有舉手致敬禮，眼淚却不自覺地直流下來了。他恍惚覺得：指揮官這個命令中包含着一種東西，它會使他和這個營，也許和這個指揮官

永久分別了。

火車走了很久，葛里樹從車窗中，看到窗外無邊際的金色麥田，密叢叢的森林，幽靜的河流和碧藍的大海，還有終年積雪，銀光閃閃的高峯。在這以前，葛里樹還不知道營裏的戰士們在捨命保衛着的祖國，竟有那麼廣大，和那麼美麗哩。

第十三天到了出差指定的城市。葛里樹下了火車，舉目一看，好熱鬧的地方啊！一些沒有機車的小車廂，沿着鐵軌來回的奔馳，上面滿滿擠着人，像個藍色的大汽車，却不知道為什麼頂上用兩根細鐵棍繫在電線上。

葛里樹沿着像地板一般光亮平坦的街道走去，一面是接連不斷的壯麗的房屋，一面是陡立的灰色岩石。他走到信封

上寫明的地址，沿着梯子上去了。敲門以後，出來一個似乎年紀並不大，而頭髮已經完全斑白了的女人。葛里樹問：

『蓋達凡住在這裏嗎？』

『是的。』女人望着這個滿臉風塵，背着軍大衣捲和背包的小紅軍，莫明其妙地回答着。

『廖上尉叫我送來一封信給他。』葛里樹神氣十足地說。

『啊呀！』那女人把兩手一揚，像要抱頭似的『啊』了一聲，奪過信就跑進去了。

葛里樹站在半開的門跟前，心裡厭煩的想：

『這個女人真不講道理，明明信要交給蓋達凡的，她却搶跑了。』想着，想着，不由的有點生氣。他邁過門檻想進去叫她出來，可是看到自己那雙佈滿了灰塵的皮靴，站在人

家潔亮的地板上，又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旁邊的門帘掀開了，出來一個高身材，白臉蛋兒，秀秀氣氣的女人，她像老相識似的一見面就說：

『喂！葛里樹，原來是你呀，上尉給我寫信總提到你的。』

可是葛里樹不理她，他仍舊神氣十足的說：

『蓋達凡在什麼地方？』

那女人笑起來了，她說：

『那就是我呀！』葛里樹不相信地看了她一眼，他想蓋達凡應該是男的才對。

『你看，這是上尉在信裏帶給你的。』說着又拿給他一張字條子。

『命令』——他猜到了，於是慢慢地讀着：

葛里樹，我命令你留在我的未婚妻蓋達凡的家裏，你要像母親一樣尊敬她，等我回來。秋天你要進學校去好好學習，要不愧做一個軍人，到戰爭結束以後，我回來要親自檢查，你學九九表和其他一切功課的成績。

你的父親和指揮官。

葛里樹回想起：經過的田野，同營裏紅軍戰士們的友愛生活，和那種聽慣了的轟隆炮聲，覺得自己站着的房間在縮小，四面的牆壁緊緊地把他包圍起來了，好像飛鳥進了籠子一般。

蓋達凡看見他呆呆的神氣，猜透了他的心理，就安慰他說：

『你不要怕，我們不久要去游山，還要去打獵，此外，你是軍人，指揮官有命令就要服從。放下行裝來，你願意留

下吧，對不對？」

葛里樹抬起頭來，他的眼睛正碰上對面兩隻溫柔含情的大眼睛，他看到眸子裏隱藏着深刻的神情，使他感到了人生最寶貴的幸福——母親的慈愛。

「你是走不了的，是不是？」她又重複堅毅而又和愛的說。

「是。」葛里樹鬆了口氣低聲回答。隨後不慌不忙地把背袋摘下來了。

阿赫和他的生活計劃

阿赫才十四五歲，他的顴骨有點兒高，眼睛是褐色的，看起來帶些憂鬱的樣兒。他有栗色的頭髮披在頭上，把臉兒顯得更外白淨。他確是一個聰明的男孩子，只是神經脆弱一點。他怕見血，人家殺雞的時候，他也要閉起眼睛，像落了頭的蒼蠅似的，亂跑亂闖逃開去；看見小朋友打架打出鼻血的的時候，他馬上會覺得地都在打起轉來。因此他常常說他是不很健康的。平時他又老愛想來想去作幻想，好比看見天上飛過一朵白雲，他把它想成是白袍英雄騎着白馬跑過了；看見一隻迷了途的山羊，他又立刻替它編了一個故事。他把那些平時聽到的傳聞，說得活靈活現，活像都是他自己親身

經歷的，所以他嘴裏的故事特別多，而且說得那麼逼真。平日又常愛亂寫故事，寫得自己非常得意，常常自己想：長大了做個作家才好哩。有一天他真的胆怯怯的去拜訪了一個小說家，那個作家很喜歡他，他倆從此就做了朋友。

他沒有媽媽，爸爸去和德國人打仗去了。沒有爸爸媽媽照顧的小朋友該多麼苦惱呀，幸而他還有一個祖母，祖孫兩個相依爲命地生活着。他祖母不但很愛他，而且對別人也很肯幫忙，過去是那爾奇克城中第一名美人，而且是當地第一個識字的卡爾巴丁女子，所以很有名氣。阿赫非常敬愛他的祖母，只要一提到她，小眼兒就立刻眯起來笑了，自己說起祖母的故事來，也總是無了無休的。

有一次阿赫和那個作家去公園散步，他指着山嶺說：

『我的祖母就住在那裏。』

『你還有祖母嗎？』作家問他。

阿赫拿奇怪的眼光望望他說：

『難道你還沒有聽說我的祖母嗎？』

作家有點摸不着頭，懷疑的說：

『怎麼樣？真的還沒有聽說過。你祖母是個怎樣的人呢？』

阿赫有點詫異，他想：怎麼我這樣一個出名的祖母，他還沒有聽說過呢？一聽到他問起祖母，不覺勁兒上來了，趕快說：

『我的祖母嗎？我的祖母是一個很出名的人，真的很出名哩，你不知道嗎？她有很多很多的學問，她懂得許多草的藥性，譬如什麼草可以治瘡疾，什麼草可以治心臟病，什麼草又可以治蛇咬傷等等，所以牠救過好多病人。而且她又很

勇敢，你說，一個勇敢的人，該多麼值得佩服呀！有一次一隻瘋狗沿着咱們村子亂跑，別人都嚇得直叫着躲起來了；可是我的祖母却一聲不響，從牆上拿下我祖父的槍來，「砰」的一聲，就把它打死了。又而且她是這裏第一等的美人，第一等哩！……」故事就那麼無了無休的說下去，把作家也引起了濃厚的好奇心，就說：

『那麼，我們去看看她吧！』

阿赫一聽，高興得跳步走在前面了，他們經過了美麗的公園，從龐大的木棍上，渡過了流水急急的小河，繞過長滿青苔的水磨房，沿着上山的小路向村莊走去。在岩石上的房屋，好像鳥窩一般，學校，村蘇維埃，鄉村消費社都在平地上，還一陣陣透着木材和油漆的氣味。阿赫走到一座小屋前就立定了說：

『就在這裏。』

他們進去了，房子很舊，陳設是新舊不一的：有東方家庭手工業式的毯子，和工廠造的椅桌，古老的玉米磨，和話匣子。房裏的四邊牆上，天花板上，和屋角的地板上，都掛着，和堆着一把把乾草，乾根和乾花。一切都整理得有條有理。作家進門後，很滿意這房裏沖着鼻子的草香味，他說：

『真不錯，你的祖母呢？』

說着話，只聽見門洞裏輕輕的脚步，門開了，阿赫的祖母走了出來。她的身材高高瘦瘦，頭髮完全斑白，但眉毛還是又黑又細，臉生得端端正正，老愛把頭仰看，眼睛顯得又溫和又威嚴。雖然看上去上了一点年歲，也不能完全掩沒她的美麗，和自尊的氣概。

作家恭敬地向她問好，並介紹了自己。祖母微微點一點

頭，似乎是向他表示謝意，然後就溫和的向阿赫說：

『！真是想誰，誰就來了。』

阿赫過去拉了她的手，很久不放，幸運的微笑著向她說着卡爾巴丁話。

他們在那裏吃了點心，祖母述說了在戰爭開始的時候，一些婦女擔任集體農莊工作的困難情形，說得不慌不忙，娓娓動聽。

回來的時候，作家向阿赫說：

『你有那麼好一個祖母，為什麼不寫寫她的故事呢？』

阿赫聽見稱讚他的祖母，先就樂開了，可是對於叫他寫祖母的故事，他說：

『真是很難的，要末我寫別的試試看，有什麼辦法哩，又沒有很多的時間。』

那個作家生氣了，他說：

『懶鬼，你一天到晚瞎扯別的，叫你寫祖母的故事就沒有時間了。你不寫出來，就先不要來我這裏！』

哎喲，怎麼辦哩？那位作家把臉繃得緊緊的，一路上不說一句話，阿赫儘儉瞧他也不理。只好一肚子憋扭回來了。

回到家，腦子裏轉來轉去：寫呢不寫呢？最後只好把紙舖在桌上，鉛筆儘在嘴裏咬。可是，才寫了幾個字，又扔掉，再換上一張紙，又寫了幾個字，又扔掉了。這樣，扔得滿地都是紙，可還寫不出個名目來。他幾乎對自己完全失望了，他的眼睛更顯得憂鬱起來。這個時候，他又在想象裏找尋救星了。立刻就想到了他的祖母——他平常一遇到爲難的事情，總是立刻想到她的，好像她是他惟一幫助解決問題的救星。現在由於想到她，他的眼睛面前顯現了祖母的形像，

他的心裏充滿了對祖母的崇拜和敬愛。他記起了別人常常稱讚的，關於他祖母生平的一段段故事。他的思想忽然靈活起來了，一幕幕的材料，一下子湧進了小腦子裏去，反而使他來不及寫了。

從此，他愈寫愈起勁，不吃飯，不睡覺，不分日夜的寫了幾天。直到寫完了，才興沖沖的跑去看那個作家。他坐在平日來的時候坐的老地方——床跟前。有點得意的從褂子裏掏出一本練習本來。當那個作家要他把自己的作品念出來的時候，他念得急促得很，每句都唸得咕咕吧吧像小學生背書似的，不過就是這樣讀，也時時叫人對故事的內容有新鮮自然的感覺。只是故事結構差一點。所以那位作家說：

『你寫的故事，像個畸形人，頭大身子小，還得再加點工才對哩。』

這句話可像一桶冷水澆了頭，阿赫的臉色發起暗來，活像落上灰塵一般。他一面在聽着怎樣修改的意見；一面像個大人似的嘆着氣；直到走的時候還是悶悶不樂的。

故事經過了七次修改以後，阿赫的臉色已變得蒼白色，兩隻眼睛也浮腫了，他心神不安地拿了改好的稿子去見那個作家。作家看了以後說：

『現在完成了，送到報館編輯部去投稿試試吧！』

就這一聲，可把阿赫樂瘋了，他一下子笑開了嘴，連告別都忘記說，就拔腳跑去了。作家望了他的後影，露出讚嘆的微笑。

可是這以後，阿赫焦苦的日子又來了，他每天早上天剛亮，就去站在報館近旁，一連幾個鐘頭地等着人出來貼報。好容易看見貼報的人出來了，看他慢條斯理的先用漿糊把木

板刷了半天，然後展開報紙貼上，又把每一條摺皺弄平。阿赫早在他出來的時候，心就『撲咚』『撲咚』地直跳，現在更跳得像要從嘴裏出來了。他着急的要知道：事實宣佈他的究竟是成功哩，還是失敗？但那個貼報的傢伙，偏像有意和他作對似的老不走開。還把背遮住了阿赫，捲了根紙烟，慢慢的吸着。用鼻子噴着烟氣，活像兩股蒼白的鬚鬚向下散開來。他一面噴烟，一面望着天空。這股安閒勁兒，真把阿赫急火了。他忍不住拿肩膀去擠開那個可惡的遮眼物——貼報的人。然後像要把報紙吞下去似的，在滿張紙上尋找他那篇『作品』。可是太要命了，每天都是失望。使阿赫痛苦得幾乎走不回去。不過他究竟還是勇敢的孩子哩，一到第二天早上，又照例站在報館跟前了。

過了不久，有一天，那是颶風的一天，阿赫照例又去站

在報館跟前。貼報人出來貼報，紙剛接上木板，一陣風給颳跑了，一直颳到空中，飛呀飛的跟着風飛開去。阿赫在地上拚命的追，跑得比風還快。當報紙飄下來的時候，還在空中，阿赫就看到：有一欄裏有一個『祖母』字樣的標題，一看見，阿赫的眼睛都發紅了。他瘋了似的搶起報紙就跑，一口氣跑到那個作家住的地方，活像一匹馬衝到屋裏來了似的，噔的闖了進去。這個時候他的臉色蒼白，頭髮蓬亂，眼睛像喝醉了的人似的，上氣不接下氣的衝到作家面前。把他嚇了一大跳。

『怎麼的？阿赫，你害怕暴風嗎？』那個作家驚訝地望着阿赫問。

阿赫搖搖頭，聲音低啞的說：

『不是的，我……』說着急忙把報紙掏出來交給作家，

「——你瞧！」

那個作家拿過報紙來，看見上面登載着『祖母』的故事。他用鼓勵和讚賞的微笑祝賀阿赫的成功。

沉默了一會兒，阿赫眼睛發着光的說：

『現在該寫祖父的了，你還不知道吧，我的祖父是個騎士呢，他騎馬騎得真好！』

可是這次那位作家却說：

『什麼別的都不要做，現在你應該用功你的功課了！』

瞧，這個作家多會苦人呀，別人不寫，他偏偏逼得要人寫，這會兒，人家正寫得高興上，他又反對啦。阿赫一聽提到功課，真像當頭打了一悶棍，連頭都發脹了。他近來已有三門功課不及格，而且考試快到了。可是故事正在發表，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却要去靜下心來弄算學，這不是太難過

的事情麼？但是那位作家的法寶又拿出來了，他說：

『——在沒有趕上功課以前，少到這裏來！』

他的命令又是那麼樣堅決，阿赫只好咬緊了牙關回家用功去。

在快放假的時候，阿赫的功課全部趕上了。有一天，他接到報館一封信，要他去面談一次。到了那裏，他們對他的作品稱讚了一通以後，要他跟着幫助集體農莊工作的學生們下鄉去，作通訊員，記述學生們的工作情形。最後還交給他出差證明書，和路費。於是他高高興興的拿着，從報館出來，去看了那個作家，並把一切情形告訴他。

不知怎麼弄的，那位古怪的作家又來掃興了，他嚴肅而又十分誠懇的說：

『阿赫，你不是總想成一個作家嗎？那末你應該一塊兒和學生們回到集體農莊去工作，而不是站在旁邊看他們，和記錄他們。你要和他們在一起，他們做什麼，你也做什麼才對。要一心一意的把除蟲，割草，摘玉米，等等工作，做得更好。儘管讓你的手磨出老繭，背疼腰酸，兩腿發硬，你要和他們一起去吃苦，一塊兒去生活，一點也不要特別。這樣，這一切經驗，就是你將來最寶貴的寫作材料。你要好好的記得！現在，還是仍舊把出差證書和路費送回報館去吧。』

這段話使阿赫難過得哭了，他自然很看重報館給他的這種使命，而且拒絕了自己的幸運，難道不是糊塗嗎？可是，他更相信作家的眼光高遠，並且都是好意爲他打算的。所以經過那個作家安慰一遍以後，他飲淚吞聲的說：

『我要永遠聽你的話，……我知道你總是爲我好的。』

第二天學生們動身到集體農莊去，阿赫背着背包也在隊伍裏面。隊伍前頭旗幟輝煌，一個打鼓的小胖子，挺起了胸脯，用心敲着鼓。列隊整齊的步伐，配着雄壯的歌聲，有節拍的前進。當隊伍走過作家住宅的時候，阿赫看見那個作家，站在露台上向他高興地揮手，他一直回轉頭看着，直到隊伍轉過彎去。

在集體農莊，他每天和學生們一起工作，一起休息。空下來他寫了許多描寫除蟲，割草的文章，還給各種莠草取了名字，什麼『政治警察』，『保衛隊』等等。另外還自己訂了一個生活計劃，它的項目是：

看完世界上一切偉大作家的作品。

研究卡爾巴丁人民的歷史。

把卡爾巴丁人的事情，寫成像『靜靜的頓河』那樣的長篇小說，要使全世界人——馬來人也好，法國人也好，美國人也好……都認識我們的共和國，是怎樣一個國家，而都愛護它。

他和其他的小朋友們，以及集體農莊的農民們，在和平的生活中一同工作。

但是，有一天，全個集體農莊的地面，震動了一整天。一架德國飛機，在行營的上空飛過。人們預感到：眼前的和平幸福的生活，將受到侵擾；阿赫也敏感到：他這套偉大的生活計劃，將無法實現了。

城裏的紅軍已在撤退，滿載着皮色晒得紅黑，愁眉苦臉

的戰士們的大汽車，沿着公路開去了。過去站在十字路口的民警，已換了穿紅軍服裝，手拿着黃小旗的調路員。曳引機從柏油路上走過，留下了深深的痕跡。昨天清道夫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地方，現在撒滿了草屑。城市裏迅速顯得零亂和空虛起來。那個作家也跟着隊伍撤退了。

不久，德寇佔領了：卡爾巴丁自治共和國。

當阿赫回到自己的村莊時，村裏已經住了德國鬼子。尤其使他驚駭的，他的祖母神氣也變了。從前她總是非常鎮靜，神色軒昂的；現在走起路來老是低垂了頭，樣子十分喪氣了。他看到祖母這種神情，心裏真是難過得要哭出來。

阿赫原先在報上知道，德國鬼子的頭髮是栗色的，可是住在他們家裏的那個德國鬼子，頭髮却是黑色的。他隔一天要刮一次臉，並且站着刮，還強迫阿赫給他舉着鏡子。當這

個小孩子的手舉累了，鏡子開始搖晃的時候，黑毛鬼却一聲不響地，照着阿赫的膝蓋一脚踢去。黑毛鬼睡在他祖母的床上，夢裏咬牙切齒。他大概是一個長官，住在村裏其餘的五個鬼子總是先向他行禮的。

有一天，阿赫站在籬牆跟前給黑毛鬼刷軍服，看見路上一個紅臉上凸着一根根紫筋的德國鬼走過來。這時，十二歲的伊布拉，也正戴着頂新帽子從家裏出來。這頂帽子，阿赫以前看見過的，帽子上的捲絨，很像一些金色的小蜜蜂。伊布拉的媽媽老捨不得，說要到他十二歲才給戴哩。現在伊布拉戴了這頂帽子走到街上，神氣很得意。母親從窗戶裏高興地望着兒子。那個紅臉鬼忽然站住了，用手指點伊布拉的帽子。伊布拉把帽子摘下來，點點頭，又戴上了。這時，紅臉

鬼搖搖頭說：

『不行，要把帽子給我！』

阿赫沒有聽見伊布拉是怎麼回答他的，因為他的聲音很低。只見他舉起兩手拱着帽子，開始向後退了幾步，然後轉身就跑。『砰』的一聲槍響，聲音不高，就像用棍子敲了一下木板，立刻，伊布拉倒下了。阿赫以為他是嚇得跌倒的。紅臉鬼走到他面前，摘下那頂帽子拿着走了。伊布拉還沒有起來。阿赫跑過去叫他，想拉他起來，忽然看見鮮紅的血從他小嘴裏流出來，阿赫一下子覺得頭昏眼花，天地打轉起來。

阿赫先前覺得自己腳下的地，頭上的天，眼前的山林，街道，每一棵樹，甚至每一塊石頭，都是自己的；現在德國鬼子來了，覺得一切都屬了他們。大家給德國鬼子讓路，還都要向他們鞠躬致敬，而他們却可以連睬也不睬就過去了。

黑毛鬼佔領他們的大房間，却叫他和祖母睡在廚房裏。這一切不知是誰安排的？阿赫愈弄愈不明白了。

有一次村裏來了一輛藍色帶蓬的大汽車。

唐野夫和車夫拼肩坐在一起。誰都知道他以前在『外國旅行社』當過嚮導，這混蛋現在竟驕傲的說：已爲希特勒服務五年了。阿赫第一次看見了這個活叛徒，恨得牙癢癢地。站在汽車周圍的村人，聽着他的吹牛全不作聲。那個混蛋，打開銀色的烟盒，請大家抽烟，也沒有一個人肯伸手去接他的。他下車來，向前走一步，大家立刻向後退一步，好像他身上長着瘟瘡，怕給傳染了似的。於是他皺皺眉頭，再也不說話了。

德國鬼子都坐上汽車準備開走了。跟他們同走的還有木薩爺爺，他是村裏最老的一個，他知道山裏每一個溝谷。

當他眼着紅面鬼子，走到汽車跟前時，阿赫的祖母扶着拐杖走過來了。大家都閃開讓她的路，只見她抬起頭來，厲聲問道：

『木薩，你去替誰効勞呀？』

木薩爺爺把焦黃的鬚鬚一翹，身子挺得直直的，昂然回答說：

『——我只有一个主人。』

有一個人向汽車後面睡了口吐沫，『吧』的一聲，汽車又飛馳進樹林裏去了。

德國鬼子走了三天，大家好像從惡夢裏醒來一般，在街上走着，都高聲談話，臉上也都浮了笑容。可是藍色汽車又回來了。它把鬼子們送到住所以後，又開了回去。回來的人中，沒有木薩爺爺，也沒有那個不要臉的活叛徒，他們都到

什麼地方去了呢？誰也不知道。木薩的女兒曾向汽車窗戶裏看過，可是什麼也沒有。

這以後，又來了兩架機器腳踏車，車上的人下來，叫人拿些玉米楷葉和木材，堆在木薩爺爺的房子上，澆了汽油，放把火燒起來。他們又把蘇拉——木薩的女兒，和兩個小女孩捉起來走了。木薩爺爺的房子，原是用摻和了麥楷的泥土築成的，燒不起火焰，只是冒烟，因此烟氣把全村人薰得眼淚鼻涕流了一臉。

過了一天，大家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住在村子裏的六個鬼子，只有三個是普通兵，那個黑毛鬼和住在對面的兩個，都是工程師，他們是到山裏去找金屬的。唐野夫本來也知道，山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金屬；但是爲了要更多找一點，才把木薩也帶了去。他們在山裏休息的時候，木薩把唐

野夫叫過一邊去，一刀把他刺死了。於是德國鬼子就殺了木薩，結果什麼也找不到。

本薩爺爺原是一個平常人，只是出生在這個村裏，熟悉這裏的山地。現在他崇高得像厄爾布魯士山一樣了，他的榮譽像山頂的雪一般，永遠潔白。阿赫問祖母說：我們的人回來以後，是不是要給木薩爺爺立個紀念碑？祖母一聽發了脾氣，也不怕驚動在隔壁寫字的黑毛鬼，竟大聲的說：

『——爲什麼問這個？小河流入大河，大河流入海洋，木薩的光榮，就是人民的光榮！』

黑毛鬼每天強迫阿赫去磨刮臉刀，刷皮鞋，倒洗夜壺。有一次，他竟把阿赫的頭髮拔了一束，拿着向上一拋，就用刮臉刀削成兩斷。他解釋說：刮臉刀應當要經常那麼快利才

對。自此，阿赫就被迫着，一連幾個鐘頭去磨刮臉刀子。黑毛鬼每次刮臉的時候，都先把小孩的頭髮拔一束下來，試試刀子。

可怕的一晚，有人扳着阿赫的肩膀把他搖醒了。阿赫在黑暗裏伸手一摸，摸到祖母發抖的手指，她抱着他的頭，嘴唇挨近他的耳朵悄聲說：

『阿赫，乖孩子，你起來，口袋在這裏，你背上走吧。快些，快些！在天亮以前，你要走得很遠，到你嬌嬌那裏去。』

阿赫莫名其妙地問：

『那麼大黑夜，爲什麼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哩？祖母，到底爲了什麼？』

祖母立刻用手搗住他的嘴，急忙低聲說：

『孩子，先不用問，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你去，千萬不要走小路，要鑽樹叢走，不要讓那地方的人知道，你是從這裏去的。』

阿赫已記不得：怎樣從廚房走到菜園，又怎樣鑽到樹叢中去。他覺得這裏的黑暗，是從來沒有過的，好像天上罩了一層黑布，連腳下的雪也不白了。阿赫攀着樹幹，越上越高，凍乾的樹枝，刮得臉發痛。聽見遠遠的地力，有狼在叫，聲音好不害怕。阿赫一面在樹林裏鑽，一面想：祖母爲什麼要我大黑夜跑出來，到那樣遙遠的地方去？雖然有嬌嬌在那裏，可是難道那邊沒有德國鬼子嗎？……想着，想着，忽然想起祖母把紅色的毒花煮了一天，立刻明白爲什麼祖母要派他去的道理了。

『她是想毒死黑毛鬼哪！先叫我走開，然後她自己上絞

架去』，阿赫幾乎叫出聲來。

阿赫想到這幅可怕的圖景，立刻轉身往回跑。他跌倒了，直往下滾，碰到樹上，然後又爬起來跑，一直跑出樹林的時候，才知道天已亮了。他急得心砰砰亂跳，慌慌張張的把廚房門一拉，走進去。只見祖母穿着黑色的新衣服，坐在桌旁，臉色蒼白，神氣嚴肅。桌上漆亮的黑盤裏，放着一杯牛奶，和小罐蜂蜜。黑毛鬼最後的一次早餐，已准備好了。

祖母一見阿赫，就慢慢站了起來，怒容滿臉的說：

『你竟敢不聽我的話！』

阿赫難過地跪下，抱着祖母的腿，哽咽地哭着說：

『我親愛的祖母呵，你不要害自己……你是我最最親愛的人了！……』

阿赫自從那天晚上受了驚嚇，又受了風寒，一連發燒了

好幾天，身子燙得像火炭般炙手。可怕的幻境糾纏着他的心靈，他時時失去知覺。每次蘇醒過來的時候，總覺得祖母冰冷的，手，在撫摸他的額角。他把她的手拉過來放在唇邊，才又朦朧睡去。

一天夜裏，祖母給他喝了一杯又苦又甜的水，他喝後就睡着了，一直睡到天亮。早上，祖母又說：

『明天上嬸嬸家裏去，不去就不是我的孫子了。』

阿赫回答她：

『好，祖母，我答允你明天去。』

可是，事情真是太不幸了。

當祖母替阿赫整理着行包的時候，發見他的棉襖和背包袋，都給樹枝掛破了。於是她到鄰家去借一枚大針。過了好一會兒還不見回來，阿赫就出去，到鄰人家裏找見了她。他

們一同回到家裏。剛一進門，那個黑毛鬼已來到門口，他氣得滿臉發青，豎起了眉毛，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大聲喊道：

『你們竟敢不得我的允許就出門去？我要吃炒雞蛋哩，快去做！』

祖母兩眼冒出火來，把頭一抬，忘記了鬼子是一點都不懂卡爾巴丁話的，她竟用自己的話說：

『我是這裏的主人，誰也沒資格呼喝我！』

鬼子雖然不懂話，但看見她說話的神氣是很高傲的，他覺得好笑。他把兩手向腰間一插，『噗哧』一聲，哈哈大笑起來。隨後停了笑，向前走一步，撇撇嘴，用手背打了祖母兩個嘴巴。阿赫看見祖母白髮斑斑的頭額，向上仰了兩次，以後，只是詫異地拿眼睛死盯着鬼子。——她所以詫異，因為從來沒有人敢打過她——忽然，她的頭垂到胸前，一秒鐘

內沒有動彈，隨後就跌倒在地上了。阿赫一面喊，一面撲過去。黑毛鬼却用腳踢着他，並且指着水勺，要阿赫去倒水給他洗手。他洗手的時候，嘴還撇着，最後才走進隔間房裏去了。祖母仍舊躺着不動，阿赫彎下身去看看，只見她鼻孔湧流着兩道血。他立刻覺得天翻地轉，好像身子跌入深淵一般了……。

他不知失掉知覺多久，但睜開眼睛的時候，看見祖母還躺在那裏，雙手遮着眼睛，好像死了仍有洗不清的恥辱。

阿赫恍恍惚惚走到街上，從一家走到另一家，聽見大家都說：

『她羞辱死了！』

院子裏很快聚集了一大堆人，村中的男男女女，都站在房跟前，一聲不響地望着窗戶。黑毛鬼走出來用手槍威脅着

大家，然而誰也不理他，誰也不肯躲開，人反而愈來愈多了。無聲的憤怒，使黑毛鬼收起了手槍。於是他比手畫腳的要大家進房去，抬屍首出來。人們把老太太的屍首抬了出去，把她高高的舉着抬到街上。每個人都要上來幫忙，誰都覺得，就是摸到她的衣服也是光榮的。

自從出事那天以後，過了不知多少日子，阿赫不記得了。他每天只在村子裏挨着門轉，見人就問：是真的出了事情，還是精神作用呢？祖母真的沒有了嗎？……。

他總老是想着他自己被打破了的生活計劃。本來全國也有個偉大的計劃，那計劃是：全國都應成爲芬芳的花園。每個人都能有幸福的生活和前途。沒有那一個國家能比他們更熱愛和平，更享受平等自由了。可是吸血鬼的豺狼闖了進

來，於是全國爲維護他們的土地與平生活而戰鬥！把原來的計劃暫時改變了。而阿赫那個美好的生活計劃，也完蛋了。

但是他沒有哭，自然，他爲什麼要那樣沒有用的哭泣呢？和全國所有的人民一樣，他也改變了他的生活計劃！

當那爾奇克城，在人民英勇不屈的反抗下，重新光復的時候，阿赫的朋友——那個作家又重回到阿赫的村子裏來，他到處尋訪阿赫的消息。在村蘇維埃主席那裏，他得到阿赫留給他的一本練習本，上面是阿赫的筆跡，字母寫得很大，像印的一樣。中間的筆劃，像蜘蛛網一般細，最後一段寫着：

今天我自己拔了一束頭髮，試試刀快不快？覺得刀

刃很快。……

那作家看完了他的本子，和聽完了別人述說阿赫的故事以後，半響沒有說話。最後才鼓起勇氣來問：

『阿赫現在上那兒去了呢？』

主席愁眉苦臉的嘆口氣說：

『因為他殺了一個德國軍官，給他們燒死了。』

西瓜

我們這地方向來是種不熟西瓜的，但我們的生產隊長彼得，却用了驚人的耐心一連種了十四年。到第十五年，正是開戰那年的夏天，瓜園裏長出了一些像人頭那麼大的，帶斑點的西瓜。隊長帶了一個到村蘇維埃去了。那裏正在開會，他用刀『拍嚓』一聲破了兩半。大家看見又紅又鮮的西瓜肉，不禁高興得叫了起來。他給每人切了一塊，並慶祝道：

『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來嚐嚐我們自己的成功的果實吧！』

此後，過了一兩個星期，我們聽到了大砲聲。往後，就有軍隊經過我們的村莊開去。集體農莊的農民都愁眉苦臉起

來，彼得更是難過得臉色都發暗了。

我們的軍隊退走之後，德國鬼子闖進了村莊。至於希特勒黨徒統治下的生活情形，是誰都想得到的。他們派了一個跛了脚的德寇來壓迫我們。他搶了一座好房子，把自己的黃毛老婆也接來了，還打算永久住下去哩。對於集體農莊的農民，不是挨打，就是挨踢；我們全做德國鬼子的奴隸了。

有一天，他把彼得叫了去，那是第二年春天的事情，他對彼得說：

『你是一個好農民，我的太太很愛吃西瓜，所以我想種西瓜，而且對我們德國軍隊也是很有益處的。你種吧，我一定下令獎勵你！』

可是彼得臉上連一點表情也沒有，他淡淡地回答說：

『很好，不過這裏的地方不長西瓜。』

『怎麼不長？大家都說你種的西瓜又甜又香，連村長都知道的。』

那個壞蛋村長，原先是統治階級出身。他立刻狗顛屁股似的，露出一付討好的樣兒證實說：

『是的，是的，真甜得像蜜一樣。』

但是彼得說：

『種是種過的，可是，那是在另外一種政權下種的！』

『那有什麼兩樣呢？』他們說。

彼得瞪大了眼睛，高着嗓子說：

『怎麼沒有分別？從前是人在掌權，現在是鬼在掌權，我可不稀罕鬼的獎勵呢！』

這一下子把鬼子鬧火了，他吼的一聲站起來說：

『來，拖他下去，先打五十棍，明天打六十棍，再不種

就打七十棍，一直加棍打到他下種爲止！」

於是彼得挨打了一天，兩天，三天……可是他仍舊不理，並且說：「反正你看不見西瓜的，就像你們不會再看見你們的家鄉一樣。你們這些狗東西，都要死在這裏！」

鬼子沒了辦法，就把彼得再叫了去說：

「你說！那一個袋子裏的種子是真的？不說就砍下你的頭來。」

於是彼得把掛在牆上的三十來個小袋口全摘下來，把裏面的種子一堆一堆倒在桌上，倒完以後，他抬起頭說：

「我可是天生的牛脾氣，改不了的。現在，豬糞拿去吧！」說着把所有的種子給弄混到一塊去了。

這是十五年來的種子，現在誰認得出那是好的，那是壞的呢。鬼子氣的眼睛都紅了，他對彼得猛的一撲，但彼得迎

着就打了他一巴掌，反身逃跑了。鬼子在彼得後面開槍，已經打晚，彼得早已逃得杳無踪影了。後來聽說他參加了游擊隊。那個鬼子氣得暴跳如雷，像發了瘋似的。村長又來討好說

『何必生氣哩，叫他兒子來把好種子揀出來不就行了？他是和他父親一同種園的，當然會知道。』

於是他們奔去把小孩子拖了來，威脅他說：要不把好種子挑出來，就打死他。

小孩回答說：

『好，我就挑。』說完就坐在桌子跟前，從堆裏挑出一粒粒灰色的種子，挑完就交給鬼子們。

德國鬼子馬上就把這些種子下種了好大一塊地。要是長出西瓜來，真够一團人吃的，他們高興極了。可是倒霉得

很，到收成的時候，瓜田裏長的不是西瓜，却是一些莫明其妙的東西。農民們都笑痛了肚子。鬼子才知道上了小孩的當，立刻把他捉了來毒打一通，直打到小孩耳聾口啞才止。

再一個春天到了，人們又聽見了砲聲，不過這回是鬼子們着慌了。那個跛脚鬼子趕快把老婆送走，自己也夾起尾巴逃跑了。

紅軍到來，我們述說了這裏全部的經過。並把那個被毒打的小孩——彼得的兒子——推過去說：

『這就是我們的小英雄，給鬼子打得又聾又啞，完全殘廢了。』

我們說着，那孩子却站在旁邊悄悄的笑。古怪的事兒來了，他忽然清清楚楚的回答說：

『我還和往日一樣呢。』

大家都驚詫的跳起來說：

『你不是被打成了啞吧嗎？』

小孩笑嘻嘻的說：

『可是，那是裝給鬼子看的呀，我怕打很了要忍不住說出什麼來。挨棍子可終究是痛的哩！現在我們要種很大一塊西瓜園了，你們來吃吧。』

到底，蘇維埃集體農民的生產果實，是不會給法西斯強盜享受的！

指揮官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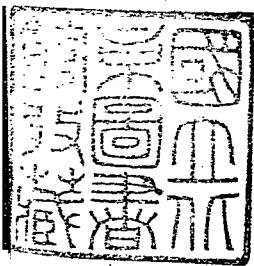
原著者 華西連 柯

改寫者 陸一旭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有 版 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在北平造華北初版



少年·兒童讀物

綠木箱的故事

華西連 河原著
宜改寫

木板屋裡的秘密

蓋差 爾原著
宜改寫

指揮官的命令

華西連 柯原著
旭改寫

少年英烈傳

溫勃 加原著
宜改寫

太陽寶庫

普里希 文原著
容翻譯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三號

9.59
-1

基本定價
三元二角